

四書探微

中庸

袁翥鶚前人

子曰：舜其大知也與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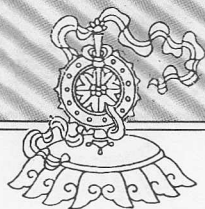
帝舜姓虞名重華，在民國紀元前四千一百

六十餘年時接受帝堯之禪位而有天下，在位四十八年。大知也與，是孔子極爲讚許其具有豐富的政治智慧，以其好問而好察邇言的虛心謙和作風，有疑而必問，就是其政治措施之主要動力。佛家說：「大疑大悟，小疑小悟，不疑不悟。」至於其所垂詢和觀察的對象，大都是周遭近身經常所接觸的人物和事務，諸如幕僚、友人、家人、以及民眾等的所謂邇言，而後能獲致民間的疾苦，時事評論，國是建言，乃至於情報資訊等，這些都是帝舜具有大知的特

點。

隱惡而揚善，隱惡是隱匿別人的過失而曲予包容，以期有自新之機會，因爲惡事如果多張揚，也極易爲他人所做尤。至於揚善，是國人有所善行則必予以公開表揚之。此舉，猶之當前政府所舉辦的一年一度的好人好事表揚大會，以及孝悌楷模之選拔活動，其意義是相同的。這些美德都是吾國固有傳統文化之一環，也是厚道之處，從帝舜時已經開始了，旨在鼓勵國人多做好事，少作壞事，所以必隱惡而揚善之道理在此。





人皆曰予知，是謂世人大都認爲自己是很聰明的，因爲覺得自己的口才好，讀書多，而且點子也豐富，於是常堅持自己理念、以非鬼神之說、漠視因果之理。其處事之準則，但依眼前之利害以爲出發點，於是爲所欲爲，無所顧忌，因而就造下了無邊罪孽而不知。老子曰：「自見者不明，自是者不彰。」自見，是個人主觀主義上的私智私見，是見近而不見遠，見己而不見人，更沒有前瞻性的智慧和眼光，就是一己的邪見和偏見在作崇而已，是俗語所謂的管中窺豹，只見一斑，當然見地有限，何知之有？

談到所謂予知，即聰明知識的範圍，大致有四，一、是「大智大慧」，他能聽人之所不聽，見人之所不見，溥博淵泉，而時出之。二、是「小智小慧」，此者尙能差強人意，善惡是非分明，一闡大道，尙能切磋琢磨，加之以時日亦有所成就。三、曰「邪知邪慧」，此輩人是最沒落的一群，日以計算他人的利益爲務，只從事不勞而獲甚至傷天害理的勾當。四、曰「俗智俗慧」，也叫做世俗智，孔子稱之爲鄉愿，並認是德之賊，曰：「非之無舉也，刺之無刺也，同乎流俗，合乎污世，居之似忠信，行之似廉潔，眾皆悅之，自以爲是，而不可

與入堯舜之道，故曰德之賊也。」按鄉愿之意思，人都認定他是「老好人」，實者是與道無緣，吾行吾素，終於造下了無邊罪孽，更遑論入道了。

驅而納諸罟、獲、陷阱之中而莫之知避也。驅，是奔走疾行也，罟是捕魚鳥之網具。獲，是捕野生動物之機械。陷阱，也是捕捉野獸的陷阱。然這些都是代名詞，實者將是指墮落在苦海生死輪迴的淵藪之中而莫知之辟也，真是聰明反被聰明誤了，何以言之：

原來佛家有「三業」之說，指出人之生前的所作所爲，稱之爲「作業」，計分三種；身體的造作叫「身業」，言語的造作叫「語業」，思想的造作叫「意業」。此謂之三業。我人無論做的、講的、想的、善的、惡的，按生物物理學上來說，都會產生各種不同頻率的電波，於是腦海中之思想，可以腦波偵測機來繪出腦波，即意業。講話是否真實，可用測謊機來測出有無說謊的「音波」即語業。動的行爲，可用錄影機來錄下事蹟的「光波」，即身業，三業既有腦波、音波、光波，就會發生作業，這種作業資料，也會像電子計算機打卡一樣，輸入儲藏起來，一俟機緣成熟，就會一筆筆按時結算，這種不可磨滅的作業，豈能不發生後果？

所謂地府有本生死簿，登記著每個人的功過業績，實則就是每個人人生前自己的作業記錄，絲毫無法抵賴。

所以躲避之道，儒家有「慎獨」為戒，要我人嚴以律己不作壞事，無虧吾心。佛學上亦以修心為上，要儘量把惡念去淨，善念增生，既生之惡令斷，未生之惡令不生，還要把心上已被七情六慾層層密密所包蔽的外衣剝掉，顯現出它原來一顆純潔無瑕的良心——佛心，在此就叫做擇乎中庸，而且要持之以恆呢。

子曰：「回之爲人也，擇乎中庸，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。」上章言莫之知避，而此章則舉回之爲人。言其得一善，一是萬物之本源，宇宙之主宰，善，是明師一點的至善之地，得一即得道，而後拳拳是奉持而弗失的樣子。膺，胸也。服膺即記在心裡，又忠謹而懇切的樣子，是特別強調顏回夫子的道心堅固以及擇乎中庸之道的成就。

第九章談到中庸，孔子認爲必須具有智仁勇三達德才能辦到，有大智者能讓千乘之國。有大仁者，能辭官爵與俸祿，有大勇者能赴湯蹈火以臨白刃，以上三種人或出於一時的羨慕，或激憤可以勉強做到的，惟獨中庸是細水長流，必須在日用平常上用功，所以容易疏忽而

難能可貴的，故曰中庸不可能也，換言之，如能做到中庸，便已入菩薩道了。

子曰：回之爲人也；即孔子弟子顏回，春秋時魯國人，字子淵，性聰慧，得年三十二而卒，世稱復聖。其爲人雖身家貧困，然能居仁由義，不爲貧賤所移，特別能擇乎中庸之道而行之。得一善，一是萬物之根源，得一即得道，則拳拳服膺而弗失，拳拳是奉持貌，膺，胸也，即記之心胸之間言能守忠謹的樣子，在此孔子特加深深爲之讚許其道心之堅定也。

天下國家可均也。均者，共同參與，也就是大智者能作權力分配讓出千乘之國。又大仁者爵祿可辭也；爵是官爵，「古之公、侯、伯、子、男。」即今之所謂職銜。祿是俸祿「古時以米之量計。」今之叫薪資。又有大勇之人能蹈白刃而無所畏懼，以上三種人士，或是出於一時之羨慕心而讓國，或激於義憤而辭爵祿，可是中庸不可能也，是因中庸之道必是要細水長流在日用平常之間不斷力行而後有成的，易於爲人疏忽而廢於半途，所以說中庸不可能。總之，治國要有智能，辭爵祿要有仁義，蹈白刃要有勇氣，而中庸則兼而要之，更要有恆心，如此而已矣。